



心灵漫笔

乡间秋色

■于贵超

秋天是一名伟大的调色师，在家乡广袤的底版上，调出浓淡相宜、层次堆叠的斑斓色彩，绘成一幅细腻、清新、气势恢宏的乡土画卷。

秋雨过后，艳阳升起，田野、村庄静卧在蓝天白云下，回味着岁月沧桑。天空的蓝干净得仿佛开了滤镜，像少年的情怀，清冽、水汪汪的。你抬头想把那蓝全装进眼睛里，它又从眼角流出来，流到心坎，流进骨髓。你的脚步就轻快起来了。这时候的云是最不像云的，柔软得像母亲新摘的棉花，轻盈得像仙女遗落的白纱。田野被雨水润过，像一幅油画被露水打湿，突然鲜活起来。玉米正

值灌浆期，浓绿的叶子渐渐转黄，要把生命的积蓄全部灌注到怀抱的果实之中。今年暑期出现旱情，乡亲们顶着高温酷暑，用汗水浇灌出生命的绿色。庄稼总要用饱满回报他们朴素的勤劳。一片大豆垂着沉甸甸的豆荚，豆秧深处传来油蛉的吟唱，像一首穿越岁月的歌谣，把我的思绪带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那时，我们在田野里疯跑，编蚰蛄、捉蚰蛄、逮蚂蚱、烧青豆……眼前的景色和回忆渐渐重叠，风吹过，带着熟悉的清香。

转过路口，有一方小小的水塘，岸上的两行高粱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高举的一抹火红是秋天应有的灵魂。

高粱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，全身是宝。高粱米自不必说，煮粥、酿酒，用途广泛；脱了粒的高粱穗被母亲扎成笤帚、绑成炊把；最长的高粱秆被截成段捆起来，编馍筐、纳锅筛；剩下的高粱秆被织成箔，建房、铺床都用得上。只是如今高粱已经很少有人种了。池塘半坡上爬着一片倭瓜秧，栽着几株朝天椒。这些蔬菜果期长，供给着乡亲们的一日三餐，是乡村生活说不完的秋恋。

一条小河绕过村庄，河水清浅如镜。芦苇开出柔嫩的芦花，在《诗经》的余韵里摇曳。岸边的草丛里，一只觅食的白鹭悠然自得，仿佛一位佳人亭亭玉立。随着这些年生态环境向好，家乡

的小河更加生机勃勃，在秋天愈发迷人。

村庄美丽安静，街道平坦，场院里竖着几捆刚收割的芝麻。根生家高高的门楼前铺开一片新收的花生，不时有几只麻雀蹦跳着上前啄几下。街边谁家小姑娘种下的几株凤仙花开得热闹，让人忍不住俯身轻嗅。那扑鼻而来的不是花香，是乡村少女纯真羞涩的情怀。屋后柿树上，金色的阳光在枝叶间跳跃，仿佛在给柿子一遍遍着色。等到秋意渐浓，红柿高挂，就能听见游子归乡的足音了吧。

秋色落到乡间，是故乡展开的斑斓舞裙，是时序给出的最美答案，是秋阳绕笔端、相思入画来……

别样情怀

枣香里的童年



■郭彩华

又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，大街小巷、超市里，随处可见。每当看到这些枣时，我的思绪总会被拉回到物资匮乏却充满趣味的童年。

那时候，水果对农村孩子来说是稀罕物。我们家房前屋后不是桐树就是杨树，村里很多人家都种的有枣树。那时的枣主要有两种：一种叫石滚枣，果子肥大肉多，圆滚滚的，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，如果没到成熟的季节，吃起来一点也不甜；另一种叫脆甜多汁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在小路旁、邻居院子里，总能看到枣树挂满了果实。阳光透过层层叠叠叶子的缝隙，在一颗颗枣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这些枣青的像翡翠、红的像玛瑙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。我常常一边走，一边忍不住咽口水。

村东头住着一位孤寡老人。奶奶说她是“老闺女”，一辈子没有嫁人，也没有孩子。她有一根手指头伸不直。我们都叫她“勾指头婆婆”。她家里有一棵全村最粗壮的枣树，结的枣又大又甜，是孩子们眼中的“宝藏”。

有一次，我实在忍不住，便约了弟弟一起去“探险”。中午时分，村里安静得出奇，大

人们都在午休。我让弟弟在树下望风，自己爬上了枣树。枣树的枝条带刺，很容易划破手掌，但那时我满脑子都是香甜的枣，根本顾不上疼痛。我摘了枣一颗颗往下扔。弟弟在树下兴奋地捡着，装进怀里的小布袋。

正当我摘得起劲时，远处传来了脚步声。弟弟压低声音说：“勾指头婆婆回来了！”话音未落，他就跑没影了。我吓得赶紧躲进浓密的枣叶里，屏住呼吸，连心跳声都觉得太大。很快，她出现在院子门口，看看落在地上的枣树叶，又抬头看了看树上，厉声呵斥了两句，却没有走近，转身又走了出去。

我在树上躲了好久，确认安全后才小心翼翼地爬下来，还暗自庆幸没被发现。多年后，回想起来，我才明白，也许她早就看见我了，只是担心我从树上掉下来，才装作没发现，给我留了面子，保护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。

如今，村里的枣树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种枣。可总觉得超市里的那些枣少了些什么——也许是少了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，也许是少了与弟弟一起冒险的欢乐，也许还少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淳朴与温情。

每年枣子成熟的季节，我都会买一些回家。当我咬下第一口时，总会想起那棵老枣树，想起那个午后，想起弟弟在树下紧张地望风，想起“勾指头婆婆”假装没看见我。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，带着温暖的香甜，也带着岁月的温暖。

枣香依旧，童年不再。但每当枣子红时，纯真的记忆都会被重新唤起。那些年，我们会一起爬过枣树、一起分享过的甜蜜，早已随着岁月沉淀成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
秋天的烧汤花

■安小悠

单位大院水系西岸有一溜儿烧汤花，半人高，开得热闹。红的花、黄的花，搭配绿色的枝叶，妥妥多巴胺色系组合。这些繁密的小花，散在绿丛中像彩色的星星，十分好看，阴天让我想起莫奈的花园，晴天又让我想起梵高的星空。

记得春天的一个午后，我在散步。偶见灌木丛的间隙有几株烧汤花和小桃红，一乍高，刚刚种下，根部浇了水，叶子蔫蔫的。第二天，这些叶子就支棱起来了。我颇感惊喜，还怀着一丝惆怅，想起童年自己栽下的那些同样的花。小桃红很早就开了花，后无故萎谢，不久便被清理。烧汤花却留了下来，且长得蓬蓬勃勃，夏天开得好，秋天也开得好。

大概因其在傍晚开放，豫中地区晚饭多喝面稀饭，也叫汤，大家便叫它烧汤花了。幼时，我和弟弟夏天图凉快，常常端着汤碗，各自骑坐在门槛的一头吃饭。门前的两丛烧汤花热闹地开着。晚风把花香裁成细线，丝丝缕缕地送到碗里来，将粗茶淡饭变得无比可口。

这两丛烧汤花是我在春天栽下

的。谷雨那天，我从育苗的花盆里挑出最好的两株种在大门两边。烧汤花泼辣，长得快，立夏就见花开，开始还收敛，三五朵、十几朵……不久便发疯似的百朵千朵压枝低。

有的地方叫它晚饭花、胭脂花、地雷花，也有叫它紫茉莉、野茉莉的。紫茉莉应是其学名，但它跟茉莉着实没有太大关系，花香也跟茉莉不同。茉莉香浓。烧汤花的香气有一种让人沉静的甜，温润而淡然。但若把花摘下来，它就不香了，凑近了闻，也只有一种草木气。

烧汤花多为红、黄二色，也有白色，亦有黄红相间、红白相间、黄紫相间的杂色。我觉得纯色的好看。我有时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开心的事，从三楼的窗户望出去，看到那些烧汤花静静地开着，偶尔随风摇曳，仿佛天生具有某种魔力，无言地治愈了我，让我觉得，只要花还开着，事情就不会糟糕到哪儿去。

烧汤花清晨开，午后萎，傍晚又撑开它们的花瓣。我很想知道这些傍晚开的花和清晨开的是否为同

一批，但花太密了，很难辨别。我也曾尝试在阳台上种了一丛烧汤花，花开时节，夕阳西下，约上朋友喝茶，茶碗里有意影和晚霞，就着花香和往事干杯，多惬意呀！可无论我多么精心养护，它还一副羸弱。童年门前的蓬勃盛况难重现，我喝茶的兴致也没了。童年种小桃红是为了染指甲，种烧汤花是为了收集它的种子。那些种子像迷你版的“地雷”，铺满文具盒的下层。无数课间，我们拿“地雷”丢来丢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当时收集了那么多种子，最后都丢完了。弄丢的人找不回来，但弄丢的花种会在第二年春天发新芽、开新花。

后来，我书读得多了，知道烧汤花的种子研碎了竟可敷面，有润泽肌肤之效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四回，平儿把用研碎的花种制成的香粉倒在掌上，“果见轻白红香，四样俱美”。这个秋天，我也要收集一些花种，研碎了做香粉。

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》自序中有句话我特别喜欢，“看到晚饭花，我就觉得一天的酷暑过去了”。而我看到烧汤花，觉得我的童年又回来了。



青峦多芳姿 (国画) 侯世民 作

诗风词韵

秋落 (外一首)

■龙烟

秋风瑟瑟，一如我握笔的手
落叶片片，更如我落笔的千言
风一吹，就散

曾遥望，北雁南归
振翅可载如草木般葳蕤的誓言
奈何秋云渐远
秋杀千军万马犹伶
一入黄昏，落尽黄昏河
浊浪翻卷万顷秋殇

叹不尽世上落寂如秋
何如我，暗夜星空捞捞月
剪字成歌调，落笔成山河
在这若明若暗的星月里
许一场浩浩荡荡的风雪
以汹涌澎湃之姿
震荡开一山一水春天的轮廓

秋风

风吹叶落，一片片
如翻开的书页
一行行，写满经年的悲喜

白云一低再低
跌入了飘摇苍茫的苇荡
秋天，在秋风中迷了路

我倚着旷野中的一棵小树
风不住
那一片片破碎的断章
舞成了我翻越日落的翅膀

秋雨敲窗的夜晚

■王寒

雨下得真急。我刚躺下，被窝还没捂热乎，就听见“噼啪噼啪”雨滴砸在玻璃上的声音，跟敲了一把豆子似的。睡意全被雨搅和没了，心里头没由来地一阵烦，我只好叹口气，摸索着把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披上，趿拉着鞋走到窗前。

一阵带着凉气的风，混着泥土和烂树叶的味道，从窗缝里挤进来，激得我一哆嗦。雨点争先恐后地拍打着玻璃，声音又急又脆，像是无数只小手在没命地拍门。我伸手想把窗户关严实，手指刚碰到冰凉的玻璃，眼睛就不由自主地被对面楼的一点儿亮光吸引了过去。

整栋楼都黑灯瞎火的，就三楼西头那扇窗还透着光。那点昏黄的光，在雨夜里显得孤零零的。那是张老太太家。楼上楼下的人都晓得，她一个人住，儿女都远在国外，几年都难见人影。那盏灯，像是她给空荡荡屋子的一点儿念想，就那么固执地亮着。

隔着被雨水糊得花了的玻璃，影影绰绰能瞅见老太太的身影。她坐在靠窗的书桌前，背微微驼着，手里捏着一个放大镜，脸都快凑到桌面上了。桌上摊开一本书。

那放大镜的圆玻璃片随着她手的挪

动，在书页上、桌面上来回地晃。她看得极认真，头埋得很低，脖子弯着，看着都费劲。她那样子，不像是在看书，倒像是在泥土里仔细扒拉，找什么丢了宝贝疙瘩。她看得很慢，很久才挪一下放大镜。

不知怎么的，她忽然抬起面朝窗外望。我心没由来地一紧，下意识地往旁边墙角的暗影里缩了缩身子，怕被她那穿过雨雾的目光逮着。

很快，她又慢慢地低下头，重新埋进那本书里。我屏着气，在窗边站了一会儿，终于看见她轻轻合上了书，动作还是那么小心，生怕惊动了什么。她慢慢站起身，一只手扶着桌沿，另一只手撑着后腰，大概是坐久了，腰背有些僵。她挪到窗前，站定了，望着外面的雨出神。

窗外的雨点还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玻璃，而她在窗框里的身影，像是被定了格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欧阳修那句“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”。眼前的雨，窗外的黑，还有老太太窗里那盏孤灯的光，好像一下子就和雨夜里那股子秋凉劲儿叠在一块儿了。

我这才想起自己站在窗边的目的，手上用了点力，把窗户关紧了。风雨声

立刻被隔在了外面。我转身回到书桌前，没立刻关灯，反而伸手把桌上的台灯拧亮了一些。灯光在桌面上晕开一个更亮的圆圈。

再朝对面看过去，老太太还安静地倚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雨。雨在她窗玻璃上汇成一股股水流，弯弯曲曲地往下淌，把窗外的景和窗里的她都弄得模模糊糊。这会儿，两扇窗户，隔得老远，各自在湿冷的秋夜里透着暖黄色的光。那光不亮堂，却像两个不言不语的熟人，在被风雨裹挟的黑暗里，默默地待着，一起感受这无边的静和凉。

雨还在下，没完没了地敲打着房顶、树叶、地面。窗外的世界一片混沌，而对面的灯光，像一颗暖和的、倔强的果子，稳稳地浮在沉沉的夜色中。那点光，悄悄地漫过楼和楼之间的空隙，无声无息地流进了我的房间。我心里好像暖和了一些。原来，你在瞅着一盏灯的时候，那盏灯下的人，说不定也正无心地看着你这边光亮呢。两盏灯，隔着雨，也隔着各自过日子的距离，在这样一个晚上无声无息地互相陪着。它们不言语，只是亮着，让这又冷又长的雨夜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。夜深了，雨再冷，总还有那么一点儿光，在别处亮着，也照着自己脚下这一小块地。

葡萄里的爱



■董方

老家的新葡萄树是前几年栽下的，有阳光玫瑰，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品种。葡萄树在父亲的精心管理下结了许多葡萄，吃起来与买的味道不一样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院子里有几棵葡萄树。父亲还专门垒了矮矮的墙围了起来，并且用水泥把墙涂抹平整。我们称之为花池。有很多年，我们都能吃到自己家的葡萄。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葡萄树被移走了，花池变成了水泥地。

前些年的一天，我回老家发现院子里又出现了花池，只是往东挪了一些。我赶忙跑过去看，发现里面有幼苗，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，仿佛昂首的士兵。池里的泥土都是湿湿的，显然是浇过没多久的。妈妈妈说：“这是你爸爸找的人家的好品种。他种了那么多年葡萄，这次又在网上学习如何种葡萄，真是用心了。”总是默默做事的爸爸“呵呵”地笑着，仍是不怎么说话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先跑向花池看葡萄。它们仿佛长高了一些，看着格外精神，每一片叶子都很舒展。这时，我看到父亲走进院子，车上放着一卷细铁丝。他简单吃过早饭后，就开始忙碌起来——原来，他是在给葡萄藤搭攀爬架。虽然天气凉爽，但他额头上还是渗出了汗珠。他顾不得这些，继续干了起来。快中午时，架子终于有了雏形，像极了老家的老房子，中间高、两边低。这巧妙的设计看起来很美。我站在下面，想象着葡萄藤爬满架子绿意盎然的样子。

不知不觉间，葡萄树结的果子已经长到了米粒大小，后来被父亲套上了防虫袋。葡萄成熟时，父亲会挨个儿给我们打电话，催我们回家吃。有时，他也会给村里人送一些。

葡萄树静静地生长，不急不躁，诉说着父亲的牵挂，诉说着父亲的爱。

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
邮箱: siying3366@163.com